

序 幕

当冬天代替了秋天，漫长的夜晚和短暂的白天伴着雨雪和寒霜降临在了这座城市。随之而来的还有圣诞节。

这是 12 月的第一天，街上到处悬挂着圣诞节的标志和长长的松枝挂饰。广场上满是人，他们喝着咖啡和坚果酒取暖，用圣诞节的小圆蛋糕和小脆饼干填饱肚子。人们集中在广场中央的那棵大圣诞树旁，树前的宽皮椅上坐着一位圣诞老人。他在假胡须的后面露出一个大大的微笑。圣诞老人感到大腿酸疼，因为腿上已经坐过很多小孩子了。现在只剩下一个男孩，他叫奥斯卡，今年 6 岁，他只有一个热切的愿望。

“我想要一张蚂蚁侠的卡片。”精灵女孩问他的时候，他这样在圣诞老人的耳旁轻声地说。

这个戴着红帽子的大块头爽朗地大笑起来，发出了“吼吼吼”的声音，然后说，这个愿望他可不能保证实现。接着他朝奥斯卡眨



眨眼睛，问他是否愿意得到一张圣诞老人的卡片——还附着亲笔签名。

“哦，好吧。”男孩缓缓地说，但是当他接过那张小卡片的时候，脸上还是挂着深深的失望。卡片上歪歪扭扭地写着“出租圣诞老人！”上面还有一个叫约恩·尼尔森的人的电话。但是奥斯卡不明白卡片上的这些话，因为他还不认字。

很快，到了今天的第二项传统活动：那些有兴趣的孩子可以坐一程圣诞老人的鹿车。其实，这不是一辆真正意义上的鹿车，而是一辆可以乘坐六个人的木车。也不是由驯鹿拉的，而是两匹马。不过它们都被戴上了鹿角和铃铛。最前面坐着圣诞老人，带着他装满了糖果的礼物袋。在他身边坐着一位年轻的精灵女孩，手里握着缰绳。等候的孩子们迅速排起了长队，尽管车程很短——就绕着圣诞树转一圈再转回来。

但是，即使是这么短的车程也可能会出大乱子。在马车绕着那棵云杉树跑到第五圈时，一位老妇人和她的黑色贵宾犬靠的有点儿太近了，当那两匹戴着鹿角的马跑过的时候，贵宾犬高声叫了起来。两匹马受到了惊吓，左边的那一匹前蹄腾空，另一匹则向后退，撞倒了圣诞老人的礼物袋，装满糖果的小包撒得到处都是。



接着，这两匹马加快了速度。缰绳从精灵女孩的手中滑落，车厢里的孩子们在尖叫，街上的人们在马车冲过来的时候四处逃窜。

之前广场上回荡着圣诗和圣诞老人那低沉的笑声，现在则充满了惊恐的尖叫声、哭喊声和高声的呼救声。

而救援几乎瞬间就到了。

除了那些跑到一侧以免被马踩倒的人，其他人都像瘫痪了一样僵着，盯着那辆沿街冲下去的马车。除了……

一个黑色的身影，在那些呆住的人之间快速地穿梭，速度快到几乎无法形容。那些他经过的人，几乎在他离开之前都没能捕捉到他的身影。但是有一个名字传的更快——开始时只是一声低语，接着变成了更多声感叹，声音更响，传开去最后变成了一阵欢呼：

“蚂蚁侠！蚂蚁侠！”

蚂蚁侠像一道黑色的闪电，嗖的一声从疾驰的马车后冲了出去。这两匹马也许只能在梦中才能达到他的速度。他很快地跑到两匹马的中间，圣诞老人、精灵女孩和一车厢的乘客在看到是谁来营救他们的时候，齐刷刷地停止了尖叫。



超级英雄的出

场对马儿可没有同样的镇定作用，
它们又加快了速度。车厢吱吱嘎嘎地响着。

“停下它们，蚂蚁侠！停下它们！”车里的一个小男孩喊道。是奥斯卡，那个最后把愿望悄声告诉圣诞老人的孩子，恐惧已经完全从他的脸上消失了。现在他在微笑，嘴巴都快咧到耳朵了。

超级英雄跳到一匹马上坐了下来。接着他做了一件完全出乎大家意料的事情：他把鞋和袜子脱了。





“抓紧了！”蚂蚁侠喊道，他抓住了两匹马的笼头。接着他跳到两匹马中间，脚底牢牢地吸在柏油路上，划出一道几米长的痕迹。马车狠狠地颠了一下，马儿们从疯狂的奔跑中停下了，它们喘着粗气，甩着脖子，口吐白沫。但是蚂蚁侠牢牢地抓着它们，让它们平静了下来。他成功了。

“所有人都好吗？”蚂蚁侠接着问道。尽管大家都有一点儿轻伤，头发晕，受到了惊吓，但他们都点了点头。尤其是奥斯卡，在蚂蚁侠递给他一张名片，对他说圣诞快乐的时候，他的眼睛就像街上到处挂着的圣诞节爱心一样放着光。

然后，蚂蚁侠就跑开了，像他出现时一样迅速。

车厢里没有一个人说话，所有人都用自己的方法尝试着搞明白刚刚发生的事。这时，只听身后一个有些气喘吁吁的声音问道：“你们……你们需要帮助吗？”

孩子们、精灵女孩和圣诞老人转过身。是蚂蚁侠，他又回来了，天啊，他真是太快了。他刚刚才从完全相反的方向离开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精灵女孩问。他们疑惑地看着他，因为他的那些装备，人们没办法看到隐藏在他面具下的眼神，但是他看起来好像很疑惑。



“你刚刚已经来过这儿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他问。

“你停住了马。”精灵女孩指着奥斯卡手中的名片，“你不记得这个了吗？”

“哦。”他说。小奥斯卡兴高采烈地想，蚂蚁侠实在是太快啦，比时间还快，但这也的确有些让人费解。

第一章 几天以前

第十五次或者是第二十次？我从书中抬起头，拿起望远镜，目光划过这座在我眼皮底下展开的城市，搜寻所有能预示有事将发生的迹象：一场车祸，一次入室抢劫，或者任何一件需要超级英雄登场的事。

但是一切都很平静。所有的东西都是该有的样子，除了我自己。

我移开面具，擤了擤鼻子。我尽量小声一点儿，以免下面街道上的人听到。我好像感冒了。这并不奇怪，这里超级冷，一股风从北面吹来，感觉好像直接穿透了我的制服和套在里面的两件毛衣。

现在是 11 月底，我坐在教堂塔楼顶上守护着这座城市。但这好像并不是很有必要，因为过去的三天里什么需要我的事都没发生过。当然，除了我自己。

我又擤了一下鼻子。



别误会。我没抱怨，是我自己选择重新做回一名超级英雄的。我很清楚自己承诺下来的是什么。蚂蚁侠从很长时间的一段悄无声息中回归，距今已经快三个月了。起初，当这位英雄的问候再次出现时，人们并不知道他们该相信什么。几个星期以前我变成了一场诡计的受害者。一个骗子假装是我，然后想成为超级大反派。他彻底毁了我的好名声，但在这个超级大反派实施最后一次恶行不久之后，当地报社收到了一封匿名信，里面对这件事表达了深深的歉意。信是那个骗子写的，他在信里为他犯下的罪行道歉了很多很多次。他写道，他只是想把蚂蚁侠引诱出来。尽管他的计划奏效了，但他也能很明显地看到，自己做得太过分了。他痛苦地忏悔，并且希望人们不要怨恨蚂蚁侠：超级英雄完全是无辜的。

人们从未找出这个反派是谁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蚂蚁侠消失了好几个月。但是现在蚂蚁侠回来了，人们又可以在夜里安心地睡觉了。

当然，除了那些小偷。

我又重新穿上了蚂蚁侠的制服，但就像我刚刚说的，重新成为蚂蚁侠也给我带来了麻烦，其中之一就是我又开始变胖。我在竖直方向上好像已经完全停止了生长，横向上我发展得还不错，因为现在我每天又不得不吃大量的巧克力棒。这带来的后果就是妈妈又开



始逼着我减肥……唉……真是一言难尽哪。

我把手帕夹到包里那一大堆东西中，这是另一个麻烦。在这严寒中坐在教堂塔楼上，我唯一的收获就是一场重感冒。

早上我去送报纸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自己的状态不太好。我天真地以为穿上制服会让我好一些，但是蚂蚁侠并没有把我从感冒中解救出来。

我把望远镜放回拴在蚂蚁带上的盒子里，又开始看起书来。在爬上教堂塔楼之前，

我溜到图书馆，为接下来的漫长时光找了点儿可以消遣的东西。但是此刻我似乎不能继续





把注意力集中在故事上了。一个个字滑出了我的视线，尽管这里彻骨的寒冷，但我在制服里却开始流冷汗。很明显我不仅是感冒，而且马上就要发烧了。风也比之前更大，一阵阵烈风让人觉得好像整个塔楼都在摇晃，这种感觉让我有些头晕。

我决定今天就到这里吧，该回家了，回家后我要躺进被窝里，捧着一杯冒着热气的茶，里面加上四大勺的糖。

我收起书，把书包背到披风里面。站到外墙上四处看了看，确保附近没人。几个小时之前教堂里举行了一场婚礼，但是现在已经结束了，只剩下牧师的红色小汽车停在那里。

我迈开步子，跳下外墙，朝地面冲去。

但是我没有撞到地上。一阵狂风突然攫住了我的披肩，把我吹离了原来的方向。就像一只翅膀被射中的鸟儿一样，我快速地下跌，然后“砰”的一声掉到了牧师的汽车上。我连忙爬了下来，惊恐地看着已经完全被砸成了一块废铁的车前盖，它看起来就好像被一颗小陨石袭击了一样。

这时，教堂的门开了，皮泽牧师——或者瘟疫皮泽，我班里有些人这么叫他——站在那里，他听到这声巨响就赶了过来。他盯着自己的车。

“我的天哪，发生了什么？”他喊道。然后他就看到了我。“蚂蚁侠？”

“嗯……你忘记拉手刹了。”我撒了个谎，“车子开始发颤，我不得不把它停了下来。”

“你不得不……”他重复着我的话。接着他提高了音量，再高，再高，“你把整辆车子都给毁了！”

“对不起。”我说，这不是在撒谎。我拿出一张名片，“至少没有人受伤。”

给名片是个坏点子。皮泽牧师声称是宽恕和大度的代言人，但他也很可能被激怒。

他的脸涨得血红，脖子上的青筋暴起，白色的衣领马上就要炸开了。他喊道：“你毁了我的车！你……”

我用一个大喷嚏打断了他的话。我的面具从鼻子上滑了下来，感觉好像整张脸都被黏糊糊的鼻涕抹了一遍。牧师厌恶地向后退了一步。我利用他咒骂的间隙赶紧逃走了。



第二章 发烧，还没有药

病情比预想的还糟。我回家的时候，温度计显示 38.5°C ，并且还在持续上升。接下来的两天我都将跟流感共枕。

我用看电视、读书和睡觉打发无聊的时间。周日早晨，我给意达打电话取消了我们的约会。本来她邀请我去吃小球蛋糕，喝热巧克力。意达是我的女朋友，这想起来还是那么奇怪。谁能猜到呢？皮尔·诺尔曼，也被称为书呆子、皮尔猪，还有其他不计其数的恶意的绰号，会追求到那个他暗恋了那么久的女孩，就连被陨石砸到的可能性都比这大。

尽管这听起来很不真实，破坏了数学、物理和天文学的所有定律，但这确实就发生了。

“好可怜！”她说，“希望你能很快地好起来。”

“我会的。”



“那我去跟妈妈说，就只有我跟克里斯钦了。”

“克里斯钦？”光是这个名字就让我握紧了话筒，“你还邀请了克里斯钦？”

“我没告诉你吗？我们在数学课上是一个小组的，周三我们就要上交小组作业，我们约好周日那天一起讨论。”

感冒耗尽了我的蚂蚁超能力，这真是件幸运的事，要不然我会把话筒捏个粉碎。

克里斯钦是暑假之后转到意达班里的，他比我以前面对的那些人都要讨厌、狡猾得多。有别人在场时，他很友善、可爱，但是只要我们单独在一起，他就摘下面具，变为魔鬼的化身，向周围散播出毒药和邪恶。我想大概是因为他也喜欢意达，去年夏天他在澳大利亚遇见了她。当然，也可能有些人本来就是那样。

但我从没有把克里斯钦的真面目告诉别人，连威尔姆都没告诉。克里斯钦曾经低声对我说，别人永远也不会相信我。我害怕他说得对，我害怕他撒谎的能力要比我讲真话的能力还强。

“没，你没跟我说。”我咬紧牙关挤出来几个字。与此同时，我期望着这只地狱来的变色龙能被澳大利亚的鳄鱼吃掉，或者被一只毒蜘蛛咬死，或者在一处湍急的瀑布口被淹死……



“对不起，你说什么？”我问道。意达的声音把我从那些美好生动的幻想中拉了回来。

“你觉得你明天能来学校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我的高烧还没退。给我留几个小球蛋糕吧。”

“那再见，皮尔，好好休息。”

“再见。”

我周一也没去上学，尽管已经退烧了。我猜再来一些糖分会让我的体力完全恢复正常。因为整个周末妈妈都在家，我没能偷偷吃到一块小蛋糕，我的超能力完全枯竭了。

我的书桌里也没剩下巧克力棒，所以爸爸妈妈刚出门去上班，我就到厨房里去觅食。

结果令人很沮丧。糖盒和蛋糕罐子一样空，而且连浓缩果汁和巧克力酱都没有了。房子里那些能补充能量的不健康食品好像都被吸尘器吸走了一样。我成功地把残余的部分混合到了一起，给自己做了一小份能量餐——一些面包渣和糖，两茶匙的蜂蜜，一点儿番茄酱和半人份的玉米片。这些让我的超能力回来了一小会儿，我爬上天花板测验了一下。

但遗憾的是超能力很快就消失了。“咚”的一下掉下来的时候



— 口水、鼻涕和超能力 —

我意识到了这件事。

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